风记忆中并不存在这样艳丽的少女，也无从回忆自己是在何时何地同她邂逅过。但就那声平淡但无疑参杂着太多情愫的话语就足以是他的思绪奔逸许久。直到身旁的好友拍了拍他的肩膀，用原本的声音在耳畔窃窃私语。但这答案并未让他的疑惑得以释怀，而是让面前的“少女”身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他是个男孩。”

    穿着樱色和服的少女点头赞同了叶的话语后后站起身，缓步来到两人的面前。脚下的木屐踩踏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随即缓缓叙述的话语逐渐冲击着两人平时里通过庸俗和日常构建起的世界观。

    外表看似少女的少年名为空，来自于他们之前随意谈论起的平安时代，当他被作为祭品抬入后山并服下毒药后并未死去，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活于这个世界上。他像清风那样能走遍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土地，又能潜入每个人的内心去解读他们苦恼深思的一切。在长达千年的岁月中，他始终维持着少年人的外表，内心则在时光的洪流中变得衰老，每个时代如轮回一般的战争以与相似的苦难让他重新回到了神社，并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成为了一名神祇，不自觉中保护这片其实早就收到庇佑的土地。

    得到归属后，空重新打量起这个曾经将自己作为祭品埋葬而如今已经从村庄发展为小城镇的地方，战国末年的灾荒一如既往席卷这片土地，那些死去的人们无一不再祈求战争的结束。此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能做的也仅仅是看着，仅仅是在精神上给予他们些许的安宁，或是给那些信仰的人供给些许信心的力量。有些时候他甚至都在怀疑是否是自己在庇佑，而是他们的信念才铸就了自己。时光流转，他已经习惯于战乱与和平的交替，关注的中心也逐渐从那些自己无力回天的动荡转变为了某个途径而过的人们的祈祷。

    也是在这时，他才迟迟地发现轮回转世的存在。曾在平安时代作为婢女被人戏谑玩弄的少女几百年后成为了英勇无比，杀伐果断的将军。毫无畏惧地用铁蹄踏破抵挡在自己面前的一切，并最终豪迈地拥抱着自己的孩子在千万支箭雨当中死去。更令他啧啧不止的是，那位被将军拥抱在怀中的孩子居然是当年她被打入冷宫时施舍了一顿饭菜的僧人。因此，他开始关注自己同时代的故友以及亲人们的下落。

    结果却令他神伤不已。将自己送入祭坛的父亲下一世转生成了一匹骡子，在后续的战乱之中被几名饥肠辘辘的士兵闯入栅栏屠宰，鲜血染红了正在研磨的谷物。温柔和善并一直关照着自己的母亲转生成了荒淫无度的男人，在勾栏瓦舍因过分的行为遭致众怒，被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女合力用花瓶砸死，随便被藏在床底下腐烂，而她们则夺取了他身上的金钱远走高飞。他本以为同意自己成为祭品的人无一幸免，但在更多的观察当中发现并非如此。是人们每一世同他人的拉扯影响着这一切。上一世互相爱恋或仇恨的恋人们总会以不同的形式再度相遇，并结合这一世的身份，经历，以及自身意志进行扭曲。

    最终，他目睹了许多亲戚断绝关系，家人反目成仇。起初他完全无法理解，但看到最后才明白那是他们之间的缘分已然断绝。于不断的轮回转世中又和其他人拉拉扯扯，在几亿根丝线中互相缠绕。长达百年的观察和寻觅中，他发现自己曾经的那些友人们的灵魂完全失去了最初的模样，即便是摆放到自己的面前也无法识别而出。也是在这时，他收到了冥冥中的旨意，只要最后一丝愿望达成之后就能够成佛，从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

    经过提醒，他才注意到自己的众多亲朋好友之中唯有一人的灵魂始终保持着自己死去那时的澄澈和明亮。灵魂本身不存在善恶之分，只能言说他千年来从未改变过。再度观察这位故友的灵魂时，他奇怪地发现友人的经历并不单纯，甚至于比自己遇到的任何人都要充满波折：曾作为卖国贼被万人唾弃，几百年后人们才发现了他的漫长布局而幡然醒悟，可他的所有故事和计划全部因为当年的烈火和战争消失在了尘埃之中，只有坊间的流言蜚语和茶余饭后的谈资才会谈及他的所作所为。也作为名动一方的剑客，斩杀万人后隐居一方后突兀死去，或是成为同他人没什么不同的母亲抚养着自己膝下的几个孩子，在平凡的幸福中度过漫长的一生。又是也转生为短暂一月的猫犬，偶尔是年过几百的树木，静静庇荫着所有经过的人，无论他们是罪人还是圣人，或是庸人还是政客。最终，他在近代的战争重建后被砍伐，成为了这个城镇一所小学的课桌椅。而灵魂则是重新转世，成为了站立在面前倾听故事的风。

    “不错的故事。”风脸上的淡然神色同空一千多年前所目睹的毫无区别，而他一旁的叶则是对此故事惊叹不已，但明显有着不相信的成分在其中。为了使其信任，空如数家珍般地将叶千年来所经历的一切命运娓娓道来，并详细讲述了只有风与叶知道的性别焦虑的所有。

    奇妙的是，叶的每一世都和风有着或多或少的交集。当风是天下无敌的剑客时，叶便是在风垂垂老矣之际帮忙介错的少年。而当风是树木之际，他便是曾在树下等待友人到来的游子，当风是猫犬之际，他就是那些因自己所爱的宠物短暂生命逝去而哭泣不止的少年。

    “那到底是什么让我和他缠绕不止呢？”叶询急切地询问道。

    “你们会在梦中得到解答的。”名为空的少年言毕，转过身继续靠在了那颗他醒来的樱花树下，并像是从未出现过那样消弭在携带者花瓣的微风之中。处于尊重，风和叶重新来到神社前祈祷，并带着与之前上山那样不一样的心情走下颠簸的阶梯，并在充满现代化工业化气息的车前驻足。与之前倾听到的鸟鸣山幽比起来，周围机械的声响反倒是给了他们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切之感。

    “我们继续出发吧。”风重新发动了汽车，像是听了个有趣的故事那样波澜不惊地继续上路。而在车后的叶却突然间觉得自己这些年来困扰的性别焦虑不值一提，与千年来那那波诡云谲的命运比起来自己在意的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别在意那些。”风从后视镜看到了想要褪下身上女性服装的叶，出声说道：“即便那位少年叙述的一切是确凿发生过的真实，但也和你没有一丁点的关系。你永远是你，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因为自己的认知而痛苦流泪，并因自己能够穿上这样的服装，能够走在街上不被发现是感到喜悦和满足的你。”

    “可和曾经犯下的经历相比，我还是觉得自己太微不足道了。”叶依靠着椅子，无奈地说道。

    “诚然如此，就像我们任何人都犯过错一样。”风减缓了车速过弯，“怀抱着过去是个不错的选择，为此而赎罪也是可以的。但这不是我们记忆过错的目的。单纯地记忆过去没有任何用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吸取了什么样的教训，什么样的经验。并小心敬慎地希望未来不要再发生，无论大小。”[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叶点着头，他自然明白风所说的大小是什么，曾经高中时代的风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是个即将成为老师，并且得到众人些许尊敬的人物。他几年前不过是个混混，白天在高中对学习一点兴趣都没有，夜晚则是在打工赚取金钱。那时候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到此为止，毕业后将成为一名工人，或是一名店主这样庸庸碌碌下去。

    直到在一次街头的斗殴之中，在拥挤的人潮中，有人用他所工作的刀具误杀了一个人。因刀具上有他的指纹而进入了监狱之中。真正杀人的人却聘请了巧舌如簧的律师而逃过一劫。幸运的是城镇刚刚装上高清的监控摄像头，在简单但务必繁琐的取证过程之中，风得以释放。至此，他的人生轨迹得以改变，用自己这些年打工积攒的金钱加上同父母借钱上了夜校，努力学习后上了东京的大雪，巧合般地在入学式上遇到了表面上人生一帆风顺的叶。

    分到同一寝室的两人促膝长谈之间，叶才了解到那人的举动其实并不是偶然，而是风有意带来的结果。按照正常的情况，每天下班之后他应该是将刀具锁在柜子当中才离去，可那天他却因为外面的骚动激起了内心当中长年被压抑的心绪，故意打开了大门，并将锁到一半的刀具放在砧板上，并装作是对外界好奇而打开店面的普通少年。而这一切行为都因为店面内没有录像而被遮掩。

    之后的事情就像新闻以及监控录像上所看到的那样，刚刚想要出门的他被人群拥挤到了角落，而那位真正的凶手在看到砧板上的刀具后毫不犹豫地拔出，来到街头耀武扬威，并在汹涌情绪下犯下无从赦免的过错。

    这也是他为什么选择教师这一职业的原因，他希望通过自身的职业来弥补曾经因为一时的念头犯下的过错，并希望未来的孩子们不要再踏上自己这样的道路。

    “但没那么容易。”叶苦笑道。

    “是没那么容易。”风点这头，但叶刹那间没办法分辨他回答的到底是自己说出的那句话，还是车窗外堆积在收费站外的车流了。